

# 瓜洲现在的位置

文/张峥嵘



位于镇江西津渡对过的原古“瓜洲”，最初为长江中流沙冲积而成的水下暗沙，随江潮涨落时隐时现，因形状如瓜而得名。晋朝时露出水面，成为长江中四面环水的沙洲，岛上逐渐形成渔村、集镇。唐代中叶时，因润州刺史齐浣，在瓜洲挖凿伊娄渠，引水入流，连接大江南北，瓜洲渡由此形成。后由于长江水流作用，瓜洲城逐步坍塌于江中。

2016年10月7日17时22分，在北京退休的镇江文史爱好者金存启先生在镇江一网站提出问题：“瓜洲城在古代是一座极其繁华的江边小城，但在清代光绪年间已陆续坍入江中，有哪位知道并能提供瓜洲老城在坍塌前的确切位置？或提供瓜洲古城历史研究专家的联系方法，万分感谢！”

一石激起千重浪！宋代王安石笔下“京口瓜洲一水间”，京口和瓜洲隔江相望。今天的京口和瓜洲之间仍旧有渡船过江。但是瓜洲却不是当年王安石笔下的瓜洲，清光绪年间，瓜洲古城陆续坍江，据资料显示，现在的瓜洲是当年的四里铺（据《瓜洲志》载因距离瓜洲城北四里而得名）的位置，如今的瓜洲镇上还保存有“四里铺”这样的地名，那么古瓜洲城究竟在哪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带来的一系列疑问引发了镇江与扬州文史爱好者的热议，京口与古瓜洲之间相隔的“一水”到底有多远？今在何处？

清康熙末年，长江江流北移，出现南岸淤塞、北岸坍塌的现象，南岸的镇江出现大片江滩、沙洲，北岸的瓜洲则成为顶冲点，江岸不断坍塌，且最终全部坍入江中，昔日繁华的街道和景致也一并付诸江流。根据对下方“扬州旧瓜洲古城及周边河流形势情况图”资料的研判，网友“光辉岁月”认为：如今长江南岸的征润洲北缘，已淤到过去北岸坍失的瓜洲位置。

网友“冰冰亮”说“家父今年76岁，

他说小时候听老人讲，金山寺的和尚要吃豆腐了，就冲瓜洲喊上一嗓子，买豆腐哦，片刻工夫，瓜洲豆腐坊的小船就到了山脚下，送来了豆腐！”京口和瓜洲之间的“一水”似乎并不远。“那时，瓜洲镇距离金山很近，站在城楼上可以和金山上的人喊话。”这是当年的一名老艚公记忆中的瓜洲古城。瓜洲文史爱好者薛龚鸣老先生说：“听老人们讲，1948年镇江金山寺失火时，金山庙房的瓦片曾经爆炸飞到瓜洲。”用文字表述的距离总是不够准确。

有意思的是，金先生在一本1885年西方出版的德文书中，看到了一张镇江地图。这份地图明确标注了金山和瓜洲的位置，瓜洲在金山的北偏西方向。“这份地图使用了经纬度，如果这个经纬度可靠的话，基本上可以在图上测量出金山、瓜洲大概的经纬度。”金先生真的这样做了，他按照1885年地图上的经纬度进行大概的测算，以西门桥为参照点，对照目前的谷歌地图西门桥经纬度，除去相应误差，粗略计算出瓜洲南门的经纬度：东经上应加92°，北纬上要减5°。由此推算出瓜洲南门经纬度大约为北纬32°13'42"，东经119°24'，和金山的距离为1140米左右。再用这个距离对照现在的地图，金先生惊奇地发现，古瓜洲城已经坐落在南岸的位置。

经过几个月网上的论证，楼主金先生又发表了新的推算结果，他在635楼的帖子中说：另一种推测，就是假设已坍塌掉的伊娄渠的走势，目前伊娄渠大部分仍然存在，仅南端的已随古瓜洲城的坍塌及以后的继续坍塌而消失，但现在伊娄渠的入江口方向还能大致推测出坍塌部分。另根据《嘉庆瓜洲志》所提到的，瓜洲古城的江边离金山的距离：“若对渡金山，计程止二、三里。”现以金山为圆心，分别画出直径为1000米和1500米的两圆，在直径1000米和1500米之间形成圆环。假设的伊娄渠最南端和两圆形成的圆环的交汇处，应是可能的瓜洲古城的大概位置。他还说：以假设的伊娄渠画出的图和推测的经纬度画出的图，瓜洲古城的大概位置基本是一致的，即江海之门的西南偏南方向。以上推断基本上得到了大多数文史爱好者的赞同。



## 先祖父二三事

文/口天

先祖父吴公佩德，字润之，因为人处事嫉恶如仇，刚正不阿，性情耿直，故外号“吴大炮”。曾是镇江东乡十三个半乡吴氏宗祠的族长（东乡人称为“佬官”），民国初年任省参议。

祖父幼年生活贫困，青年时代因经营烟草生意发迹，鼎盛时，南京和芜湖各有一条马路边的商铺几乎均属于我们家所有；南通、如皋、盐城、建湖等地均有大型商号；泰兴天兴桥全镇的农民皆为我家的佃户。祖父深知，建造宗祠是镇江东乡吴姓人崇拜祖先的一种精神寄托，于是捐巨资兴建了镇江东乡姚桥镇株树头村的吴氏宗祠。

吴氏宗祠坐北朝南，为大三开间双檐硬山顶，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的砖木构架，自南而北依次为照墙、山门、天井、大殿。大门有副石刻对联：“溪水长流三让高风长在，青山绵脉四帷至德绵延。”既表明了吴氏家族渊源，又彰显了先人仁德的绵延。门面尽为青草石雕饰而成，瓶花鸟兽，皆是吉祥之物；鎏金溢彩，尽显华美之相。祠堂外面围墙都是30多斤重一块的大青砖双层垒成，围墙内分一进、二进、三进；一进、二进地面在同一个层面，三进的地面比一进、二进高一米左右，宛如一个唱戏舞台，中间高堂上供奉着镇江东乡吴氏祖先的灵牌。一进、二进、三进共有十六根井然有序的圆木竖柱矗立着，油光闪亮；每根柱子约十八米高、八十厘米直径；二进中间有一个四十米长、二十米宽的天井，地面全部由茶园青石板铺就而成；天井里的水沟，从暗道延伸至大门外的沙腰河支流。



祖父乐善好施，扶助乡邻。在一个寒冷冬日，一名从江边三桥逃荒而来在土地庙里栖身的寡妇受到了几个泼皮无赖欺负，一时想不开便将一条心爱的山羊宰了，将仅存佐料悉数倒入锅中，又将残存的破旧桌凳劈成柴

烧了，准备烧熟加入砒霜食后离开人世。这一日，祖父正在家中与几个乡绅商量治理水患，随着阵阵寒风飘来了缕缕浓香，一个乡绅打趣说：“润之公庄上乡民日子过得不错嘛。”许是好奇心发作，他们几人便循着香味一起找到了土地庙里，那名寡妇正欲往锅中倒砒霜，忽见族长领几位客人到来，吓得赶紧下跪，祖父一看什么都明白了，赶紧问明原委，待情况清楚后，立刻着人将那几个泼皮无赖冲进祠堂按族规处置。

尔后，祖父又好言相劝，并说先将这锅羊肉买了招待客人，实则救济这寡妇一些钱粮。谁知众人食后皆称这顿羊肉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羊肉，遂问寡妇烹饪方法，寡妇一一答了。祖父听后大腿一拍说：“何不照此法开一爿羊肉店？”当即带头掏出一二两银两，众乡绅亦纷纷慷慨解囊。这寡妇果真在土地桥头开了一爿羊肉店，专卖红烧羊肉。由于地处河边、路边，交通便利，来往客商较多，生意红火，使得东乡羊肉的声名远播。这寡妇发迹后置了田地，造了新房，领养了一对儿女，“东乡羊肉”的佳话传至今日。

祖父一生共生育了十个子女，六十岁时生下我父亲。这十个子女除一名夭亡外，其余均长大成人。祖父由于整天忙于政务、族务、商务，而忽视了对子女教育。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引导，祖父去世后，我的几个伯父伯母便争相吸食鸦片。时间不长便将南京、芜湖和苏北及镇江等地偌大的家业败光，仅剩下十余间祖屋。几个伯父也先后中毒身亡，伯母们亦相继改嫁。

我们家祖居的村庄位于镇姚（镇江至姚桥）公路的末端，沙腰河畔。由于沙腰河水流湍急，历史上的水患灾害给两岸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加上土匪恶霸的滋扰，两岸乡民不断发生械斗……有一年春夏之交，连续下了半个月大雨，河水暴涨，沙腰河东岸周北陈带的一名小贩涉水回家，不慎失足坠河被洪水冲走，闻讯赶来的妻儿痛不欲生，幸好被我祖母好言相劝才未轻生。水患造成的人畜伤亡时有发生，为解决这一困扰两岸乡民的顽疾，祖父决定为乡亲们建造一座桥。于是，他捐巨资买来长条石，请来工匠，在沙腰河上建了一座长50余米、宽10米的七孔拱形大桥，拱桥连通了姚桥地区通往外界的陆路，大大方便了乡民们的出行（该桥直至1974年拓宽马路时方拆毁，现残桥尚能通行）。为颂扬祖父功德，乡民们在桥头建了一座土地庙，并将原村名“土壁桥”更名为“土地桥”。“文革”前夕的1965年方更名为现名“解放桥”。